

# 社会性别 视角下的 家庭时间配置

◆ 许艳丽 著

Shehuixingbie  
Shijiaoxia  
De  
Jiatingshijian  
Peizhi

---

# 社会性别视角下的家庭时间配置

许艳丽 著

天津人民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社会性别视角下的家庭时间配置 / 许艳丽著.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9  
ISBN 978-7-201-05727-9

I. 社… II. 许… III. 家庭生活—研究 IV. C913.1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7）第154359号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刘晓津

（天津市西康路 35 号 邮政编码：300051）

邮购部电话：(022) 23332446

网址：<http://www.tjrm.com.cn>

电子信箱：[tjrmchbs@public.tpt.tj.cn](mailto:tjrmchbs@public.tpt.tj.cn)

天津市武清区丰华印刷厂印刷

\*

2007年 10 月第 1 版 200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880×1230 毫米 32 开本 9.625 印张

字数：250 千字 印数：1—1,000

定 价：35 元

# 目 录

绪 论 .....	1
第一章 家庭时间配置的基本概念 .....	34
第一节 时间概念 .....	34
第二节 人类对时间的认识过程和主要模式 .....	44
第三节 时间资源 .....	48
第四节 家庭时间配置 .....	54
第二章 家庭时间配置的经济学理论分析 .....	67
第一节 时间配置理论 .....	67
第二节 家庭时间配置理论与性别分工 .....	73
第三节 女性劳动参与与家庭时间配置变化 .....	76
第四节 家庭时间配置理论评述 .....	83
第三章 社会性别与家庭时间配置性别化 .....	90
第一节 社会性别理论 .....	90

第二节 传统社会性别规范的社会建构 .....	98
第三节 社会性别规范与家庭时间配置性别化.....	109
第四节 家庭时间配置性别特征.....	116
第五节 家庭时间配置性别差异.....	123
<b>第四章 家庭时间配置性别化与家庭生命周期.....</b>	<b>133</b>
第一节 家庭生命周期.....	133
第二节 传统家庭生命周期中的时间配置.....	136
第三节 传统双职工家庭生命周期中的时间配置.....	146
第四节 现代双职工家庭生命周期中的时间配置.....	153
<b>第五章 家庭时间配置性别化与劳动力市场.....</b>	<b>161</b>
第一节 影响女性工资的主要假说.....	161
第二节 劳动力市场两性时间特点.....	164
第三节 家庭时间配置与劳动力市场工资差异.....	171
第四节 家庭时间配置性别化与劳动力市场互动.....	184
<b>第六章 家庭时间配置性别化与女性职业发展.....</b>	<b>191</b>
第一节 时间配置效益的性别含义.....	191
第二节 职业女性时间配置冲突的表现与原因.....	195
第三节 职业女性的职业发展归因与时间配置.....	207
第四节 退休时间政策与女性职业发展.....	211

第七章 家庭时间配置性别化与人力资本投资.....	216
第一节 家庭人力资本投资理论.....	216
第二节 家庭人力资本投资决策.....	219
第三节 人力资本投资性别差异.....	225
第四节 家庭时间配置性别化与人力资本投资.....	237
第八章 家庭时间配置的多目标决策模型.....	247
第一节 家庭时间配置的多目标决策问题.....	248
第二节 Pareto 最优解的存在性 .....	250
第三节 Pareto 最优解的均衡条件 .....	258
第四节 家庭时间配置性别平等的社会环境支持.....	260
结束语.....	274
参考文献.....	277
后记.....	298

# 绪 论

## 一、问题的提出

时间是一种稀缺资源。随着人力资本投资的不断增加和劳动时间价值的持续上升,时间资源对个人生活的影响作用也在增大,人的时间价值的提高对时间配置产生了新的要求。家庭是人们进行时间配置的主要场所,个人时间配置受家庭其他成员的影响。家庭是基于婚姻、血缘或收养关系而组成的共同生活的社会性组织,并成为确保人类繁衍和社会存在的基本单位。家庭不仅是最小的社会构成细胞,而且家庭成员又组成一个统一的经济体,家庭成员共同劳动和共同消费。时间是家庭的一种稀缺资源,家庭的主要功能之一是通过配置家庭成员的时间资源来实现家庭效用或福利最大化,家庭时间配置是家庭决策的一项主要内容。家庭时间配置要考虑时间的价格和物品价格等经济学因素,受经济规律的制约。家庭是将男女两性结合得最紧密的社会单位,家庭成员是时间配置的主体,家庭成员的时间配置具有合作和冲突的特点。在家庭时间配置的互动过程中,家庭两性成员的时间配置受特定时代社会文化机制的制约,特别是受社会性别规范的影响。家庭时间配置反过来又影响到经济发展和社会性别文化。

家庭时间配置既是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内容,也与社会学的家庭性别分工理论有密切的联系。经济学和社会学的家庭时间配

置理论都从不同的学科角度分析了家庭时间配置,对于了解家庭时间配置有一定的作用,但都存在各自的理论不足。家庭时间配置的实证研究表明,现有的社会学和经济学关于家庭时间配置的理论都不能圆满地解释家庭时间配置的现实问题。

家庭时间配置是社会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家庭时间配置与家庭性别分工密切相关,家庭性别分工一旦发生就意味着家庭成员的时间在不同部门的配置。社会学从社会关系角度研究时间,时间是表现社会关系的工具。社会学从家庭成员的性别角色和家庭两性资源关系方面研究家庭时间配置,强调影响家庭内部时间配置的性别角色和家庭两性资源关系,家务劳动时间是社会学研究的重点。社会学理论把家庭时间配置作为两性角色分工或资源拥有量比较的结果,忽略了家庭通过配置时间资源满足家庭日常物质需求的家庭经济行为,对由经济变化引发的家庭时间配置变化缺乏合理的理论解释,也无法从根本上说明为什么家庭性别分工与社会经济、教育、资源和权力联系在一起。社会学家庭时间配置理论给人的印象是家庭时间配置生产“两性关系”,而不是生产家庭日常所需的物质。因此,社会学的家庭时间配置理论只是反映家庭时间配置的一面镜子,可以透视家庭时间配置的“结果”,而不是打开家庭时间配置的窗口,不能了解家庭时间配置的“过程”。

以加里·斯坦利·贝克尔(Gary Stanley Becker)为代表的新家庭经济学时间配置理论强调时间是一种稀缺资源,研究家庭时间配置的经济过程。其研究的对象是理性的经济人。经济学时间配置理论在解释家庭时间配置行为上有很好的理论价值,但强调家庭经济功能的理论模型将家务劳动从社会结构中抽象掉了,忽略了支配家务劳动的社会性别规范和社会制度。

现有的社会学和经济学家庭时间配置理论一个共同不足是缺乏社会性别分析,没有把社会性别作为一个重要的家庭时间配置影响因素。社会学和经济学家庭时间配置性别差异分析都建立在

两性生理性别的基础上,没有考虑家庭时间配置中的社会性别关系。社会学家庭性别分工理论将性别和资源力量联系在一起,认为家务劳动取决于两性资源比较,却没有详尽地探讨社会性别本身如何体现了存在于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力量或权力关系。经济学家庭时间配置理论也忽略了影响家庭时间配置的社会性别规范和制度。家务劳动在很大程度上被规范为女性的责任,家务时间被认为是“女性时间”,这些都无法简单归结为生理因素和经济比较优势。经济学和社会学的家庭时间配置理论难以解释家庭时间配置的性别选择行为,性别对家庭时间配置有非常重要的影响作用,“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规则造成女性较高的家庭时间投入,所以应该结合社会性别文化因素才能更全面地理解家庭时间配置。

我们认为,家庭时间配置既是家庭经济生产过程,同时也是社会性别生产过程,家庭时间配置是性别化的家庭时间配置。社会性别规范制约着两性的家庭时间配置,家庭成员也通过时间配置在家庭关系中表现社会性别角色和实现社会的性别期望。家庭时间配置是“社会性别表现”,反映出社会的社会性别机制。家庭时间配置不仅追求家庭经济效用,而且由社会性别文化制度安排,经济和社会性别规范共同制约家庭时间配置过程。家庭时间配置并不完全是家庭私事、由家庭内部关系决定。家庭时间配置与劳动力市场存在互动关系,家庭与经济、社会文化紧密相连,共同反映和创造着社会性别文化,而社会性别文化又对家庭和社会经济政治各个层面产生影响。

因此,家庭时间配置问题既是经济学和社会学的研究对象,又不能完全用现有的经济学和社会学理论来解释,因为家庭既是经济单位又是社会的细胞,家庭还是两性共同生活的场所,社会性别规范会影响两性的时间资源和家庭时间配置。家庭时间配置应该将经济学和社会学结合起来,用社会性别分析才能得到更全面的

解释。具有社会性别视角的社会科学研究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和西方国家的重视，并成为衡量一项研究质量的标尺。

20世纪70年代妇女运动激发了社会学家对性别差异浓厚的研究兴趣，国内外有关社会性别、家庭关系和女性地位问题的研究成果不断增多，社会性别研究是当代社会学中发展最快、最令人振奋的领域之一。但是，将家庭置于经济社会大系统中，用社会性别视角研究家庭时间配置，既考察处于家庭生命周期不同阶段的家庭成员时间配置的互动关系，又分析家庭时间配置与劳动力市场之间互动关系的系统性研究成果还十分缺乏。因此，在广泛吸收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实践，力图从社会性别的视角，用经济学、社会学和人口学理论等多学科的知识综合性地研究家庭时间配置问题，探讨家庭时间配置过程中的两性互动关系，家庭与劳动力市场的互动关系，家庭与两性发展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互动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本书的从社会性别视角，将经济学、社会学和人口学等多学科理论结合起来对家庭时间配置进行了系统性研究。家庭时间配置既受经济因素制约，同时又受传统社会性别规范的影响，家庭时间配置具有性别化特征。用社会性别分析的方法重点研究家庭时间配置性别化问题，深入探讨家庭时间配置性别化过程中的性别因素、家庭因素、经济和社会因素，分析家庭时间配置性别化对两性发展的不同影响。在性别平等原则下，建立家庭时间配置的多目标决策模型，提出家庭时间配置性别平等的社会环境支持策略。

把家庭作为研究时间配置的对象，主要基于以下原因：

首先，时间是一种稀缺资源。随着人的时间价值的上升，时间资源对个人生活的影响作用也在增大。人的时间价值的提高对时间配置产生了新的要求，不合理的时间配置就会使社会、家庭和个人蒙受严重的损失。家庭是个人时间配置的基本场所，家庭时间配置对家庭成员的生活质量有重要意义，家庭时间配置关系到人

的发展、经济发展和社会可持续发展。

第二,家庭是与生产和消费有关的经济单位。家庭的经济功能决定了家庭必须合理配置家庭资源,追求家庭福利最大化。时间是家庭的稀缺资源,家庭成员的时间分配要受到经济规律的制约,家庭时间配置与经济表现紧密相连。家庭并不是一个被动的单位,而是一个具有企业家才能的实体,它根据内外部经济条件变化作出时间配置决策并采取行动。贝克尔创立并发展起来的“新家庭经济学”,对家庭时间配置进行了开创性研究。尽管贝克尔已于1992年荣获了纪念诺贝尔经济科学奖,其主要贡献是将经济分析的范围扩张至以前属于其他像社会学、人口学和犯罪研究这样的社会科学学科的人类行为层面。但是,贝克尔关于家庭行为的理论仍然是有争议的。贝克尔的家庭时间配置理论还没有引起中国经济学界的重视,至少贝克尔在中国经济学界远不如像舒尔茨(Theodore W. Schultz)、科斯(Coase)等人那样炙手可热,其结果是家庭时间配置相关研究成果的缺乏。所以,深入研究家庭时间配置仍有理论价值。

第三,家庭作为社会生活的基本单位,是个人时间资源配置的最基本同时又是最重要的场所,家庭成员的时间配置存在互动。家庭是由个人组成的,但它又是一个社会单位,是社会网络的一部分,是为更大的社会结构服务的一种功能性机构。家庭并非孤立而又自我封闭的社会系统,任何社会机构都与家庭打交道。因此,社会是通过家庭来取得个人对社会的贡献。反之,个人也只有在家庭的支持下才得以在社会生存和发展。尽管家庭常被看作是一个具有亲密感情的社会单位,强调两性分工与合作,但合作也不意味着同等重要,家庭存在着两性权力较量,男女能够得到的时间资源和家庭时间配置利益也不完全平等。传统社会性别文化制约着家庭性别分工,家庭成员的时间配置必然会受到社会性别规范的影响。家庭时间配置出现的新变化和新模式,特别是女性时间价

值和时间配置的变化,也会产生强有力的刺激力改变传统社会性别文化,创造性别平等的现代社会性别文化。用社会性别视角研究家庭时间配置,可以分析家庭时间配置和社会性别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

第四,家庭是进行社会性别分析的理想单位。每个人都生活在家庭中,尽管家庭的形式呈多样化,但两性家庭仍然是家庭的主要类型。家庭成员在相同的家庭和社会环境背景下生活,一个家庭内的男性与女性一般都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他们之间存在合作与冲突的互动关系。时间是稀缺资源,每一个人每天所拥有的时间数量都相同,时间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取决于时间配置。分析家庭两性成员在市场劳动和家务劳动中的时间资源配置,可以在同一家庭背景下更好地了解家庭内部性别和时间资源的关系。

第五,家庭不是静态的,而是无时无刻不在变化之中,家庭有其自身的发展阶段和运动规律。家庭成员时间配置既受到个人因素的制约,又与家庭其他成员存在相互作用,个人时间配置受他人存在的影响,家庭成员的时间配置也与家庭生命周期阶段有关。家庭成员时间配置互动可以更清楚地反映出社会性别规范对两性时间配置的影响,可以更全面地透视家庭时间配置性别差异。如果时间配置的性别差异仅局限于静态分析,由于家庭所处生命周期阶段不同很可能得出不全面或不可比较的结论。

总之,家庭时间配置并不是一个独立、成熟的学科研究领域,而是由经济学、社会学、人口学、女性学等多学科进行的交叉研究或边缘研究领域。各种家庭时间配置理论也还不完善,家庭经济过程中的社会性别研究更是在各学科中发展相对较晚且不太成熟的新领域。另一方面,家庭时间配置不但一个纯粹的理论问题,还是一个实践性很强的课题。家庭时间配置的社会性别分析需要与特定社会的实际问题相联系。因此,家庭时间配置的社会性别

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 家庭时间配置研究的理论意义

社会学的家庭时间配置重点研究家务劳动性别分工,但对引发两性分工的家庭经济过程缺乏研究,也没有认识到社会性别规范对家务劳动的影响力量。经济学的家庭时间配置强调家庭经济生产过程,对影响家务劳动时间配置的社会性别机制重视不足。比较这两者的理论研究就能发现,从社会性别视角,在家庭生命周期运动过程中,将社会学和经济学理论结合起来综合研究家庭时间配置,能更全面地解释家庭时间配置的现实。

首先,从时间资源角度研究家庭时间配置可以丰富社会学家家庭时间配置理论。社会学的家庭时间配置理论有三种主要的观点:性别角色理论研究家庭性别角色分配,认为性别分工取决于“天然”的生理性别角色;“相对资源”理论主要讨论家庭内部两性的资源或权力拥有及家庭任务分配方式;“时间可及性”理论关注两性时间的可及性。社会学理论侧重家庭内部消费时间配置,特别是家务时间分配方式,强调家庭时间配置由家庭内部的个人因素和两性资源关系决定,没有考虑家庭时间配置的“生产性”,忽略或贬低家庭时间的经济和社会价值。社会学家无法用社会学理论解释家庭时间配置与家庭经济生产的联系。从经济学角度研究家庭时间配置,家庭是一个“小型生产单位”,家庭生产是一种从市场上购买的商品和自有时间投入“家庭产品”生产的活动,家庭产品给家庭提供效用。时间作为一种稀缺资源,是家庭生产的重要投入要素,家庭时间和市场劳动时间都具有不可忽视的价值。家庭时间配置经济分析可以更清楚地了解家庭性别分工与劳动力市场经济因素的关系。因此,家庭时间配置的性别分工与经济有了密切联系,经济变化会引发家庭性别角色在一定程度上发生变化。

第二,家庭时间配置的社会性别分析可以丰富经济学家庭时间配置的理论。新家庭经济学的时间配置理论将国际贸易中的比

较优势理论应用于家庭时间配置的性别分工,认为女性在家庭时间的生产率方面具有先天生理优势,男性在劳动力市场上的时间价值较高。因此,女性和男性在家庭和市场上的分工是效用最大的“理性选择”。但是,家庭时间配置还存在“非理性选择”行为,劳动力市场工资低的男性拒绝在家庭劳动上投入过多的时间。生理优势也无法解释家庭在与生育和抚养无关的家务劳动上也存在“专门化”的性别分工。从社会性别视角考察经济学家庭时间配置的性别分工标准就会发现:经济上的比较优势是传统社会性别规范作用的结果。社会性别规范决定两性的家庭时间配置,也通过影响男性和女性的人力资本投资方向和程度影响两性时间价值。劳动力市场同样遵循传统社会性别假设,劳动力市场也有两性劳动分工。女性进行家务生产的比较优势不仅来自生物学上的差异,以及早期儿童社会化和人力资本投资的性别差异,而且来自劳动力市场的性别歧视。与同等条件的男性相比,女性的收入被降低了。将社会性别引入经济学研究,有助于消除经济学研究中的社会性别盲点,可以了解家庭中个人的时间配置行为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受社会性别文化和经济制度的影响,“理性选择”的力量同社会、经济的制约相比要小得多。向女性开放什么类型的社会角色,取决于社会背景、劳动力市场及其决定因素。男性和女性性别角色的创造、保持和实施受经济环境影响,这种经济环境是个人、一对夫妻和一个社会群体无法主宰的。

第三,家庭时间配置社会性别分析可以丰富社会性别理论。社会性别研究引起了很多社会科学领域的带有革命性的理论创新和发展。近几十年来,社会科学家把社会性别作为研究家庭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分析社会性别对婚姻满意度、夫妻关系、亲子关系、家庭劳动分工、权利分配等所产生的影响,发展了相关的理论。现有的社会性别理论在研究家庭问题时强调男女两性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及其社会根源,利用时间来说明两性的性别角色,但对家庭

时间配置经济行为研究不足,也没有深入研究时间资源本身的社会性别表现。从历史上看,无论是古典经济学派,还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都不曾把性别看成是经济分析的中心概念。尽管经济分析主流很少注意有关性别问题,但是劳动力市场中女性特别是已婚女性人数的大量增加,在许多方面,既改变了男女性别之间的关系,又改变了社会的结构。因此,与性别有关的问题被推到显著的地位,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开始关注社会性别问题。研究家庭时间配置性别化可以凸显社会性别文化对家庭时间配置的制约机制。社会性别对两性的时间配置有不同的评判标准,形成男女不同的时间配置。同时,家庭两性成员也通过时间配置“表现社会性别角色”,通过家庭时间配置性别化将社会性别具体化。家庭时间配置不仅是“家庭产品”生产,同时也是“社会性别”生产。不考虑性别角色与人们生活于其中的经济和劳动力市场的最直接的联系,就不可能准确地描述和分析社会性别。

第四,家庭时间配置研究可以丰富劳动经济学性别差异理论研究。新家庭经济学家扩展了传统的劳动时间供给模型,以便说明家务劳动时间与劳动力市场时间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尽管女性参加了市场劳动,然而,家庭仍然保持传统的性别分工,劳动力市场的性别差异和性别歧视等问题都说明家庭时间配置因素影响着劳动力市场。从时间资源角度分析劳动力市场的性别差异、劳动力市场对女性的歧视,可以揭示家庭时间配置与劳动力市场报酬之间的反馈关系,这有助于了解家庭时间配置和劳动力市场的相互依赖关系,揭示劳动力市场性别不平等的家庭原因。具有社会性别视角的经济研究,对家庭时间配置和劳动力市场互动关系进行探究,不仅对经济行为与经济成果中的性别差别的性质有更好的了解,而且会丰富劳动力市场性别差异研究。

因此,研究家庭时间配置,必须在社会性别文化基础上,分析影响家庭时间配置的经济因素。既要考虑时间的价值或物品价格

因素,又要关注影响时间的社会性别文化因素,同时还要涉及家庭规模、结构和家庭生命周期等人口学家庭特征。从社会性别的视角对家庭时间配置进行综合研究,将有助于更好地了解家庭时间配置的性别因素、经济因素和社会因素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总之,基于社会性别视角的家庭时间配置问题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研究成果可以丰富现有的社会学家庭性别分工理论和经济学的家庭时间配置以及社会性别理论。

除了理论体系内部的要求外,现实生活中很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也促使人们研究家庭时间配置问题,研究家庭时间配置性别化问题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 家庭时间配置研究的实践意义

首先,研究家庭时间配置,可以更好地完善劳动力市场,为解决女性就业问题提供依据。

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充分发挥女性人力资源是有利于社会发展的,女性就业问题是世界各国普遍面临的问题并受到社会的重视。女性就业难问题、女性工作角色和家庭角色的冲突问题、女性职业发展的“玻璃天花板”问题、女性退休年龄问题,都在一定程度上与家庭时间配置性别化有关。女性必须处理好家庭和工作之间的关系,而这已构成男女不平等的一个重要衡量标准。在不改变传统社会性别观念和性别化家庭时间配置的背景下,现有的解决方法都会产生一定的负面作用,在解决家庭问题的同时又面临许多更棘手的问题。例如,弹性工作时间就被认为是专门解决女性的工作和家庭冲突问题,以方便母亲们更好地照顾孩子。女性采用弹性工作时间又会强化传统社会性别规范,突出家庭是女性的责任,而不是男性和女性共同的责任。弹性工作时间也给雇主又一个理由排斥女性雇员,认为她们的工作时间投入不足。家务劳动社会化使家务劳动力市场成为非正规的“女性劳动力市场”,将女性的家庭责任仍然转嫁给其他女性承担。只有从根本上改变影

响家庭时间配置性别不平等的多方面因素,男性的家庭时间和女性的就业时间都受到全社会的肯定和支持,才有可能真正解决女性就业问题。所以,改变性别不平等的家庭时间配置,倡导家庭时间配置的性别平等是十分重要的。

第二,研究家庭时间配置可以促进女性职业发展。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经济社会中最引人注目的发展之一便是女性劳动大军人数增加。虽然女性受教育和就业的权利得到法律保证,但男女就业机会和工资报酬不均等仍很普遍。如果不研究家庭内部环境,就无法正确理解女性的有酬劳动行为。因此,在分析女性劳动力时,必须分析在家庭范围内作出的时间配置决定。正如穆勒(Jonn Stuart Mill)在《妇女的屈从地位》中所言:“谁最不能估量妇女对整个家庭的思想和社会地位以及全部生活习惯造成的影响,谁就必然很容易从这个影响中找到妇女和男人之间几乎所有差别,其中包括妇女全部较差的判别的一个充分的解释。”<sup>①</sup>时间是劳动者职业发展的重要资源。因此,从社会性别视角研究家庭时间配置,可以重新审视女性职业弱势地位形成的家庭原因,有助于更加全面地认识女性家庭时间配置与职业生涯发展的关系。女性面临严重的家庭——职业时间冲突,为了追求职业的发展,女性不得不改变其家庭时间配置,如推迟婚姻和生育,减少闲暇时间。家务劳动时间对男性的市场劳动时间影响不大,男性无需在家庭时间和劳动力市场时间之间进行协调,男性时间资源的优势地位有助于保持职业的优势地位。男性丰富的时间资源为获取职业发展资源提供了保证,两性时间资源差别构成职业发展差别。因此,从社会性别视角研究家庭时间配置,有利于劳动力市场改进不利于女性职业发展的措施和政策。

第三,研究家庭时间配置可以为制定和贯彻性别平等法律和

<sup>①</sup> 约翰·斯图尔特·穆勒,《妇女的屈从地位》,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